一张发黄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 李传芳(海南)

在母亲家的客厅里，常年挂着一幅放大了镶在镜框里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因为年代久远，证明书的表面已经有些泛黄，但每个字却仍然清晰醒目：

军证字号第二八八三三号

兹有李新民同志系一九四三年三月参加人民解放军现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其家属按人民政府军属条例享受军属荣誉与优待。

此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邓子恢 谭政

政治部主任 陶铸

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

证书顶上有麦穗和齿轮图案，还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头像。这张照片一直就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挂着，在我们家里，不管是家徒四壁或是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我们都觉得它是最弥足珍贵的了。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母亲用一张父亲和战友合影的照片，把证明书落款处林彪和其他人的署名遮盖住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我们当子女的都非常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但我觉得，历史就是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忠佞奸雄，历史应该有它本来真实的面目。

这是一张父亲五十年代初和他战友的双人合影，照片上写有“麦李俩战友合影”的字样。他们一身军装，并排站立，相片上的父亲显得表情刚毅，脸上棱角分明，眼睛炯炯有神，直视前方，那身军装好像还散发着一股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硝烟味。看那表情，又好像要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奔赴到另一个战场上去似的。我参加工作后，在警察队伍里工作了三十年直到现在，也经历过许多普通人难于想像的场面，客厅里也有我身着警服的照片，有人说我的形象和气质都像父亲。但我觉得父亲就是父亲，父亲是个高大的父亲，他永远是我景仰的英雄和我学习做人的楷模。

父亲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1968年9月28日，父亲被几个人抬上一个山坡上，草草的便被埋葬了。那时，我还不满十岁。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年已花甲，身材高瘦，面容慈祥又威严。他平时话不多，声音略带沙哑，说海南话时总带着儋州话口音，他把我叫做“妐凡”(妐芳)，现在凡是叫我“妐凡”的，除了家人外不是童年的伙伴就是小时认识我的叔叔、阿姨。在家时，我常在父亲的身边。那是澄迈县委安排给父亲住的一个独门小院，在金江镇紧靠六山村，距离南渡江不到一百米。家里养着猪、鸡、鸭、鹅，院子里有一块菜地，父亲拎着锄头忙碌时，我们四兄妹喜欢颠着小脚丫跟在父亲身后。春去秋来，我看着南瓜藤爬上院墙，地瓜叶宛若绿色的地毯铺满了小院的空地。鸭和鹅一不留神就溜出家门到南渡江畔撒野，乐不思归。我要与兄妹把它们找回来。谁找到了，父亲就在客厅的小黑板上表扬谁。

那块小黑板时常晃现在我脑海中。五六十年代机关单位门前都挂着小黑板。我们家客厅也挂着一个。父亲在小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安排我们四兄妹一天的学习、劳动。我挨在他身边仰着脖子看。很多人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经常有人拿着纸笔来请父亲写标语、横幅、对联。我辨别不出他的字好看与否，只知道父亲的一切都好。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一九零八年生于儋州排浦沙脊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能吟诗作对，村里人有惜才集资助学的传统，于是凑钱让他到琼台书院读书。

一九四三年父亲参加了革命。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岁月里，文化人不多，父亲算是秀才了，他把知识、才华和青春全部献给了海南的解放事业，曾担任过琼崖纵队干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给冯白驹将军做过秘书。海南解放后，父亲转业到澄迈县工作。

小时候我喜欢吃荔枝，每当荔枝成熟上市时，荔枝一筐筐被摆在街边叫卖，香甜的味道诱惑着我。我几乎每天都开口向父亲要钱买荔枝，每次父亲都给我五分钱。我买一串很快就吃完了，但荔枝的余味加深了它的诱惑。我不好再向父亲要钱，便溜进一家工厂集体宿舍，趁工人师傅都上班去了，把他们的牙膏多半挤出来，等师傅们把这些牙膏挤出来，把这些牙膏皮扔掉后我就去捡回来，拿到废品收购站每个能换两分钱。父亲发现后一脸严肃地把我关在家里，扬起了扫帚，我捂着小屁股大哭过后只好把对荔枝的热爱寄望于每天的五分钱。

那是个秋夜，公鸡反常地打鸣，声声凄厉，令人恐惧，以致我后来听到公鸡打鸣就心悸。我被鸡叫声惊醒了，朦胧中看见几个戴红袖章的人闯进家里，把父亲带了出去，从此父亲再没有回来过。父亲被关在一所学校里，那是专门关押走资派、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地方。父亲的双手被反绑着，嘴里塞满甘蔗渣，头被一双手压得低低的，跪在一个一米高的垃圾堆上。挤过人群我还要往前靠近，戴红袖章的人把我推搡出来。我不知道这批斗会后来怎样，但记得太阳特别毒辣，批斗会上的红旗像燃着的大火，父亲就在大火中佝偻着身子，汗珠从头上不停地往下滴，衣服都湿透了。我流着眼泪跑回了家。母亲叫我给父亲送饭。那是一间黑暗的小房子，有戴红袖章的人看守大门。熟悉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叫你妈妈不要担心……我不会有事！你们四兄妹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我要父亲多吃饭，父亲总是疼爱地看着我笑了笑，我便感觉父亲真的没事了，心里很高兴。可是，父亲没吃上一两口就不吃了，我的心情随即黯然。日子在一天天地煎熬，我看着父亲日益憔悴、苍老的脸庞，心里极为害怕……

父亲离开我们后，三十多岁的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人，走过艰辛，历尽屈辱苦难。忧患孕育智慧，苦难催人早熟。我仿佛在一夜间长大了，我学会了替母亲分忧，在南渡江用竹篓捕鱼，上山捡柴火，到旅店向大人讨米票，好帮母亲买粮……作为女人，母亲对一个家庭所能奉献的远远超过了一个女人，作为母亲，她所能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了一个母亲。

父亲在一九七八年获得平反。在春天姗姗来迟的脚步中，我们一家，随着全国人民一道摆脱了十年浩劫的噩梦。都有了自己的着落，当然，觉得最幸福最安心的还是母亲。

这张革命军人证明书，母亲一直视为命根子，非常小心地珍藏着，一直伴随着她生命中的每一个日月。多次搬家，家里面积太小，就把照片挂在我们睡觉的床头，有客厅了，就又把它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

母亲知道，此证一可证明父亲革命的一生，二是这张证书可能成为四个儿女将来成长的“护身符”。证书的内容给我们做为子女的带来许多好处，特别是每当填写表格成分这一栏便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们可填“革命干部”其升学等待遇优待。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感到党和组织的温暖。三是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唯有这张证书能使她睹物思人。可以说这张证书也见证着母亲对父亲深深的爱。

母亲用她的聪明才智、吃苦耐劳，刚直不阿和对父亲忠贞不移的感情呵护和培养着我们几兄妹长大成人。母亲三十多岁守寡直到现在80多岁了，每次回家探望母亲，见她总把那已经一尘不染的这张证书拭了又拭。我也是，每次回家，总要站在这张发黄了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前，看着照片里的父亲，看着饱经沧桑却依然面目慈祥的已经满头白发了的母亲，久久不忍离去。

花梨树下

■ 胡庆魁(海南)

已近黄昏，太阳的余晖从盆景园西边花梨树的枝丫间筛下来，涂了一地的金黄。

花梨树丛生，多干，根盘硕大，是东方一位朋友送的。早些年他在部队开大车进山拖木料，过俄贤岭，遇洪水下来，路边一株花梨连同一片崖壁崩落，他泥里水里地捡回来，本来没抱活的希望，随便在院子里挖了个洞，铲了几锹土，谁知它命硬，竟然活了，而且越长越猛，虬根东奔西突，把水泥地拱得大包小洞，实在容不下，“怕委屈了她”，便送给我。

俄贤岭的花梨，那是经过怎样的电闪雷劈、狂风恶雨活下来的生命，那是将海南花梨的品质张扬到极致的树呵！

现在，母亲就斜倚在树下的花梨躺椅上，瞅着树上即将飘落的最后几片落叶。

母亲喜欢花梨树。她说，这树干净，树上有鸟有蝶有蜂，没有虫豸蚊蝇，而且她的花也开得朴实，庄稼地里油菜花似的一爆一嘟嘟；果实就像家乡菜园篱笆上的峨眉豆荚，有眉有眼；最难得的，是树下总有一种清清爽爽的香味。

我告诉老人家，这出产中国第一好木料的树，其实是很亲切很平民的，当有一天，她的生命终结了，她就将她的格(心材)贡献给农民做家具、农具，做船桨、牛轭，做算盘、花瓶，做锄头柄、榔头把，海南小学生练毛笔字的笔管也有不少是她的骨格做的。

母亲赞叹：“一棵好树！”

我说，连皇家都看重这树，皇宫里就有不少花梨做的物件。母亲很有些不屑，说哪样好东西皇上不想要？又说，皇宫多气闷，花梨肯定不高兴，不快活，还是待在农民家里哪怕做一只锅盖也自在得多。

母亲过70了，人年纪大了，遭的事多了，无意间说的话，经常带些意味，很耐人琢磨。

我端着一盆水，走近母亲，搁在她脚前。

盆面漂着一些花梨木屑，这些宝贝是我用一盆悬崖式博兰盆景与东方一位朋友换的。花梨药名降香，有舒筋活络的功效。水显得有些发红发亮，挨着盆的边沿，有少许花梨油晕沉浮。

母亲欠欠身子，收回眼，有些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妈，儿子给您洗脚。”

母亲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两只脚往上一缩，躺椅轻轻晃了一下。

我说：“小时您给我洗脚，今天我给您洗脚。我要还息！”(还息，湖北话，报恩的意思)

母亲两手挥动：“你也是快要抱孙子的人了，还哪门子的息？”

这时妻子走了过来，偎着母亲的头：“妈，他这是尽孝呢，都唠叨好久了，您就依了他吧。”

我蹲下身子，双脚跪地，将手伸进水里。水暖暖，滑滑，水温正好。我挽起母亲的裤脚，脱下布鞋、线袜，捧着母亲的脚放进盆里。

作为儿子，我第一次这么亲近母亲的双脚。母亲的脚有些畸形，五指并拢在一块儿，像个佛手瓜。我知道，这是童年裹脚留下的印记。当年亏得外婆开明：“我这小脚一辈子受够了，不能让我女儿还遭罪！”这才裹了一半又放了。母亲左脚边沿有一块椭圆形的疤，像是一枚印章烙在脚上，那是3岁时外婆外公出外打鱼，她一人在家守船，被未熄尽的劈柴烧的。外公曾对我说：“只要迟回来这么半袋烟的功夫，你妈她就没了。没了你妈，也就不会有你们啰。”

咦，这是什么？右脚一个月牙形的伤疤，足有小酒盅大。我心里不禁一颤，“妈，这个伤口好大。”

母亲嘿嘿一笑：“我给你讲过的。粮食过难关，你们一个个饿得哇哇地叫，和你爹到人家挖剩的荷塘挖藕时被铁锹戳的。天冷地寒，滴水成冰，脚冻僵了，锹插进肉里，不晓得戳在自己脚上。”

抚摸着母亲的伤疤，我问：“妈，还疼不疼？”

母亲说：“要变天，就有小虫子咬。平常木木的，不疼不痒。”

我心疼地将母亲的脚抬起，捧在手心，像小时母亲冬天给我洗脚一样，朝脚上呵呵气，母亲孩子似地笑着，“痒，大伢子，快放下！”

一直候在旁边的妻子再次往盆里加了热水，用手试了试，然后叫儿子：“来，我们一起给奶奶洗脚！”正打电子游戏的儿子飞快地跑过来：“给奶奶洗脚，下回作文有得写啦！”

暮色从远处的俄贤岭上走下来，水墨一样洇染着园子。出外觅食的相思鸟归巢回到了花梨树上，幼鸟叽叽喳喳，争相从老鸟嘴里啄食。秋天的风有些凉意，妻子拿了件毛线外套披在母亲身上。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曾经，我们六儿一女也是母亲的小鸟呵。

母亲笑说，冬天给你们洗脚，个个冻得像红萝卜一样，搁了治冻疮的干鸡屎，一个个轮着泡。你大些后，把老五老六交给你，你撅着嘴，老大不情愿，摸着老五老六的脚瞎掰，洗得老六瞎汪乱叫。

母亲伸手轻抚花梨树干上一块伤疤，树好像有些知觉，老干虬枝飒然有声。我相信，像人一样，每棵树都是有灵魂的，花梨在应答母亲的探访吧。

母亲说：“也不知刮风下雨她疼不疼。明年她还开花吧？”

我说：“还开。”

“还结果？”

“还结。”

母亲叹息道：“人不如树。”

又说：“我怎么不是一棵树呢，花梨比我寿高，如果是一棵花梨树，我就可以久久地陪着你们。”我看见母亲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

妻子给母亲剪了指甲，换上干净的鞋袜，与儿子扶着母亲进屋了。

我立在花梨树下，很久。谁说过：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母亲，你这一辈子，真是像极了东方俄贤岭的一棵花梨树，风大随风，雨大随雨，艰难为伴，困苦相随，永远高昂着不屈的头颅，生命的坚韧，生命的品格，丝毫也不亚于一棵花梨树呀！

小谣曲·拾梦花梨树下(组诗)

——献给花梨之乡东方市

■ 杨飞(安徽)

1

黄昏时，我疲惫的脚踩深陷俄贤岭
我有紫红的心愿，我有明目清心的靠椅
我打了一个盹，我在奇木香中花开似锦

2

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
我的双目是平静海湾；我的双耳如木耳
我听到古木的心跳，有如远海波涛……

3

众鸟高飞来又高飞去
我是遗落的秋毫一根
尘世便是漩涡，尘世便是漩涡而我有幸掉进了
花梨木的纹络

4

抵我足者，乃大平原，曰感恩平原
绕我指者，乃大荒流，曰感恩河
抚我心者，乃东方佳木，曰感恩树

5

晨光中，有万般异彩穿叶丛入我心腹
含笑闭目，泪如雨露；我有我的今生
我有我的福地，古木根深处……

6

今天我回了家
我是明代宫廷孤寂的花梨木琴一架
今天，我暂离人类的视线
独上俄贤岭，我对着年轻的后生们炫耀了一个下午的旧朝官话

7

枝条如纤指，叶片若巧舌
是谁拉着我羞涩的手
说了一夜的馨香情话
天明寻知音，曦光中，满目花梨露

8

我自竖起的祖国版图
一路滑下，最后止于一座仙岛
倒挂于一株花梨枝杈
瞬息间，梦醒天涯……

9

闪电之剑刺我，雷鸣之斧斫我
风霜之鞭抽我，山巅滚石踢我
请摸摸我的大喉结，请听我长歌一夜……

10

我的肤色，是高士独向的黄昏的颜色
我的纹路是寻隐者不遇的小路
纵我黄金加身，我的体味里没有铜臭

11

前世，我躺在沉稳芬芳的花梨木摇篮里
是一名锦衣玉食的贵族
今生，我流落民间，胸前生有一对花梨叶状的胎记
那是双穿越时空的眼……

12

在花梨树下，我是一名儒道并集的旅人
我有我的《诗经》，我有我的浮尘
我有我怀抱花梨剑匣入梦的济世心

13

今夜月明星稀，今夜我辗转难眠
今夜我雕一块花梨木
雕一张张千沟万壑的脸
我将他们的额雕成了触手可及朝阳的山巅……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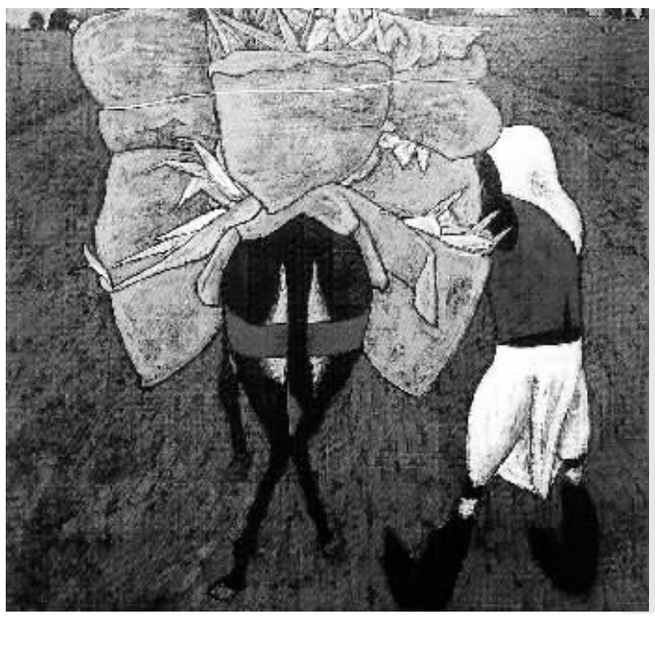
来吧，我的爱人，
不要说“等我们老了……”
来吧我的爱人——
到东方福地来，让我们老在一株花梨的幽梦中，
让我们老成一双
眉笑颜开的鬼脸

15

像我们这样两个脚下无根的行吟者
就应当在花梨树下坐过今生的时辰
等待后世那位困惑于时光的
年轻砍柴人……

16

过路人，你要去哪里去——
过路人，我知道有一天你也要经过花梨树下
请稍作停留，请不要
大声说话……



赶集(水彩) 张风 作

太阳的恩情

■ 杨仕荣(云南)

我的故乡远在滇东北一个偏僻的高寒山区，那里民风淳朴，民族风情浓郁，在科技还未传入这片红土地之前，故乡仍是一幅原生态的生活景象。村里人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包谷荞麦饭，出行靠双脚，运送东西靠人背马驮。人们对科技这个名词没有听说过，更没有一个具体的实物印象，以致做出了让外界听起来既好笑又有几分心酸的故事。

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公社上通知村里去拉化肥，据说那个叫化肥的东西能为村里人解决吃饭问题。村长将信将疑，但还是组织十多辆牛车，赶二十多里山路去拉。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化肥，拉化肥的不是惊喜，而是充满了疑惑，眼前这些散发着刺鼻气味的东西，人闻着都够受，那些青嫩的庄稼苗怎么受得了？倒是那些装化肥的口袋实在，用来装粮食，三五年没有问题。走到半路，当有人提起这个想法，其他人不谋而合。于是，找了个隐蔽的刺塘，把化肥全倒了，只拿了所有的口袋回家。几十天后，有人经过那个刺塘，发现有的刺棵发了黄，有的已经枯死。便急匆匆赶回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队长和一起拉化肥的人。大家听后，倒吸一口冷气，都为当时的“决策”暗自庆幸。这个故事发生后，全村人不再也不想那些能使粮食增产的现代肥料，依旧坚守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上级党组织给村里派来了工作组，他们带来了化肥，带来了种子，也带来了农业科学技术。有空就开大会小会，走村串户，口口声声，说的是科技，讲的是科技，说得全村人一心向往的同时，又心生担忧。实在避不开工作组的热情，村长以抽阄的方式选定二十户作示范。工作组的干部包干到户，指导如何施化肥，如何盖地膜，如何栽种烤烟。每一样生产技术都是新的，示范户觉得新奇，但对那些刺鼻的化肥还是心有余悸，总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秋收季节，示范户忙得不亦乐乎。在科技干部的指导下，采烤烟，编烟叶，上烤房，并按科学程序精心烘烤。一叶叶成熟的烟叶，变成了金黄的叶片，换成了一扎扎崭新的人民币。包谷棒子比原先增大了近两倍，个个籽粒饱满，模样喜人。村里人惊奇了：怪啰，这个连刺棵都呛得死的化肥，咋个能催出那么多粮食！长那么多收入？他们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可眼前的一切又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全村人心红了，眼热了，指望着来年的春天早些到来，指望着工作组的干部常来自家做客，多拉扯些增收致富的门道。

春节刚过，村里人就忙着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膜，白天忙着整理地块，晚上找工作组的干部咨询农科知识，找示范户学习交流实用技术。一年的推广应用，全村人尝到了甜头，家家户户，楼上楼下堆满了粮食，房前屋后挂满了包谷，烤烟所获得的经济收入，更是让村里人深刻地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村里人还学会了用科技养牛、养羊，学会了用大棚种植香菇，并且远销到香港、泰国等地。科技引领彝族山村摆脱了贫困和落后，走向富裕和文明，村里的茅草房变成了砖瓦房、砖混楼房，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柏油路，轿车也开始成了村里人的代步工具。

山里到山外，一段遥远的路程。彝族山村的祖祖辈辈，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走追求，指望能找到一条最近的路途。谁知，党的科技政策，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彝族山村世代的愿望，找到了通往山外世界的直径距离，打开了奔向小康之路的通道。

“金色的太阳哟照山寨，山寨彝家哟笑颜开……”故乡的人心怀党恩，唱着这支自编的歌谣，沐浴着金色的太阳，一路向前，直奔幸福美好的时光。

一条江，流奔感恩大地

■ 方世国(海南)

昌化江从黎母山出发，穿越琼岛中、西部的岩石、森林、山岳和平原。最后，流奔东方的感恩大地，于昌化港和南海交融。

——题记

1

水草茂密，岸草奔流
众草，簇拥着飞奔的昌化江
一路奔跑，一路欢笑……

一条江，放牧芸芸众生
向两岸散开，辐射
牛儿喝水，羊儿啃草
优美弧线拐出的村庄、田野
铺开了金黄、油绿
牧笛吹醉鸟语，融入蛙声一片

2

水草茂密，岸草奔流
众草簇拥的一江流水，穿越
岩石，森林，山岳和平原
流进我们的时光……

阳光下的江水，清澈
哺育圣贤。村庄里的男人
一个猛子扎进江心
人世的沧桑，沉没、溶化
村姑相约到幽深的上游
沐浴，也可打水浇灌她们的桃花

3

水草茂密，岸草奔流
众草，簇拥飞奔的流水
从神祇居住的地方，流来
春天的种子发芽、疯长、抽穗……

我，一个迷恋流淌的人
为了证明我对一条江的渴望
我时常独自一个人
到河边濯足。如果每个人
像我一样渴望浇灌，一条江
会更加美丽。如果
每个人对河流忠贞，两岸
会更加妖娆，更加岸草奔流……

4

水草茂密，岸草奔流
众草簇拥的这条江，是母亲江
她从黎母山流奔感恩大地
232公里长发里，母爱一路芬芳

我是一个感恩自然的人
白天，我沿着江岸
漫步到野鸭戏水的地方
给上游的烟囱，斧头，箭弩
和朽木，写一篇生命箴言
晚上，我向神祇祷告
直到乌云变白，石头变软
直到江水漫过干渴，更加岸草奔流……

启 事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活动即将结束，此次活动自去年5月启动以来，得到了众多热心读者和参赛者的大力支持和踊跃投稿。征文活动不久将进入评奖阶段，由于很多来稿没有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会给评审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敬请征文见报的作者速将自己的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号码发送到征文活动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谢谢！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评审委员会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专页
征文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